

西施传说的重要价值和专家评价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西施传说的重要价值和专家评价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壹] 西施传说的史学价值和专家评价

著名学者、浙江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陈桥驿在



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在诸暨主讲“一个美人和她所代表的一座城市”（叶小龙摄）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他的《于越历史概论》中有这样两段话：

《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由于这一记载出于今本《竹书纪年》，而且它和这个部族在历史记载上开始频繁的越王勾践时代相去达五百余年之久，因此人们对这项记载常持怀疑态度。但是，只要联系到于越部族繁衍发展的漫长历史，他们的使者在西周初期出现于中原，实在是毫不足怪的事。

《水经·河水注》引古本《纪年》：“（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吴越春秋》卷六引越王勾践的话：“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早在勾践时代，就已在离其首都大越五十里之处建立了他们的造船工业。箭就是竹，它和犀角、象齿都是会稽山地区中的山林产品。于越在当时能于新败之余一次向魏国进贡如此大量的物资，足见这个地区不仅自然资源丰富，其生产力也必相当可观。

陈桥驿在上述两段文章中已明确指出古于越民族于西周成王年间已与周王朝有所接触，并且在以后国力衰败的情况下还能向魏国进贡大量的物资，足见古越国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生产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吴越春秋时代留存下来的传说，是一面反映历史的多棱镜，也



西施传说是吴越地区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传说之一。它不仅反映了吴越地区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古风古貌，而且也是研究古吴越地区地理、山川、交通、风物的参照本。如西施传说中关于西施出生地苎萝村的地理位置、沿浦阳江至今绍兴的古水道麻溪，又经钱清古水道抵越国新都，清晰地描绘出当时自越国故都诸暨至绍兴的水路交通线。从越都美人宫去吴的路线图，也能找到当年送行船队和车马队的驻蹕地，为研究吴越战争史和交通、商贸路线提供了重



西子像
(选自明《苕萝西子志》)



西施
(清王玉樵作)



西施像
(日本石刻)

有其研究历史的辅助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学君在《护根培土说文化》一文中提到：“传说不是空穴来风，它往往是正史的补充。”

从西施传说中反映出来的古吴越地区地理、山川、交通、物产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古风古貌，十分清晰和丰富，是研究古吴越地区地理、山川、交通、风物的参照本。如西施传说中关于西施出生地苎萝村的地理位置、沿浦阳江至今绍兴的古水道麻溪，又经钱清古水道抵越国新都，清晰地描绘出当时自越国故都诸暨至绍兴的水路交通线。从越都美人宫去吴的路线图，也能找到当年送行船队和车马队的驻蹕地，为研究吴越战争史和交通、商贸路线提供了重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西施由越入吴路线示意图

要资料。

通过西施传说中所标明的“赴越都路线图”和“入吴路线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与《越绝书》所载“杭坞者，勾践杭（航）也”和“勾践入臣于吴”的路线图完全一致，印证了历史记载。西施传说还提供了一些历史上未记载的西施途经处和歇宿点，如白鱼潭、三江口钱池、容山、学绣堰等，为后人探索这些地名的来历提供了线索。

在与历史地理相关联的西施传说中有一篇叫《三江口水灯节》，其中“潮水不过三江口”的俗语，是说“潮神”伍子胥欲掀大潮于农历八月十八淹没西施故里，以泄心中之恨，但因三江口灯火辉煌，几次吓退了潮神派去的虾兵蟹将，潮水终于过不了三江口。此传说提供了一个信息：上古时代，由于钱塘江入海口水平面要比现在高，河床要比现在深，所以大潮汛时潮水可到达浦阳江中游三江口。从这则传说中可以探寻出真实的历史面貌来，难怪前杭州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有过一段语意深刻的话：

讨论（西施）出生地址问题，还可以借助于地方传说。譬



西施，诸暨苧萝山浣纱女，春秋末期越国美女，相传为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的。西施入吴，曾协助越国大夫范蠡，使吴国国力衰弱，最终导致吴国灭亡。西施入吴，曾协助越国大夫范蠡，使吴国国力衰弱，最终导致吴国灭亡。

如说屈子是秭归人，在《水经注》等古书中，好几处都有关于屈子故居的传说，而以秭归为最具体，乃至把秭归附会成姊归。这些民间传说，往往有很高的价值。有人认为民间传说可能是口头考古，这有一定道理。

在《范蠡追西施，杨司马追范蠡》这篇传说中，我们发现春秋时期的越国已经有“司马”这个官职名了。据《中国文化词典》“官职·司马”条载：“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沿置。除掌军政外，还兼掌制赋，教军旅等，是治军的最高长官，其佐助称为少司马。”

传说中的杨司马不仅有姓，而且名曰文钟，还是勾践亲自派他去追范蠡的。从这篇传说看，勾践时代的越国，其政治、军事制度，包括官职、军职，都与中原周天子名下诸侯国的设置和称谓相似。民间传说确实起到了补充史实之不足的功能，也说明了它的历史价值。

在西施传说中多处提到西施浣纱（漂洗麻纱）和教人种苧麻的情节，说明种麻、纺麻织布确系古越国的一项重要产业。在西施传说中还屡次提到西施采桑、用桑露水洗发、送采桑姑娘蚕花等情节，这是否反映出那个年代除纺麻织布外，已经有蚕桑生产了呢？据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博物馆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两次发掘证明，四千七百年前杭嘉湖地区就已经有表面光洁、丝缕平整的蚕丝织品了。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发现陶制纺轮和蚕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纹图案。这是否可说，在西施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蚕桑生产或许已经粗具规模了，其生产地域已从浙江中部一直延伸到太湖流域。西施传说为研究古吴越地区苎麻、蚕桑生产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西施传说的不少篇目中提到习舞学礼、教歌学绣，特别是记叙西施在馆娃宫练步的《响屧廊》和在入吴途中向当地绣花高手学绣的《西施学绣》等篇，为名闻中外的苏绣和中国著名古典舞《白纓舞》产生的渊源提供了最古老的信息。西施所习的一种以白色丝织品为舞衣的歌舞，相传就是南朝宋以后记于史籍上的《白纓舞》，而



西施歌舞（吴自强作）

详细记于明张岱《陶庵梦忆·朱云崧女戏》中的“西施歌舞”，也正是唐元稹《冬白纓歌》中“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纓翩翩鹤翎散”的《白纓舞》。西施传说中关于西施习舞的记述和唐代诗人的联想，到明末“西施歌舞”的出现，为《白纓舞》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中国民族民间舞研究者金秋，2007年6月在中国诸暨第二届西施文化



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西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高峰论坛上，对西施与《白纓舞》的传承关系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和评价：

在古代，舞蹈者地位是很低的，被称为“歌舞伎人”，命运不可自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施掌握自己的命运，把她的命运与人民、国家，与正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千古传颂的歌舞伎人。来自越国的西施最擅长表演的是《白纓舞》。仅就西施歌舞表演的价值来看，《白纓舞》是历演不衰的舞蹈，奠定了中国舞蹈的一种传统。另外，西施的舞蹈表演已经达到了顶峰，穿上白纓舞衣跳舞，婀娜多姿，成为历代传承的舞蹈代表。

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施的爱国精神，还要学习西施美妙舞蹈的身姿体韵，把西施舞蹈整理提炼出来，变成高校舞蹈教育的内容和舞蹈创作的素材，我想这也是一种保护。

由此可见，西施传说实是一个从另一角度研究、认识历史的参照本。保护好这一文化资源是当务之急。对此，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杭师大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顾希佳曾经论及：

保护西施传说要从三方面考虑：首先要做好静态保护的工作，建立一个西施传说的数据库，包括文字、影像、戏曲、绘画艺术等。这个搜集工作是长期的。

其次，既然是传说，就需要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西施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传说是活的，现在诸暨民间有很多人在讲西施，但这些人会越来越来少，随着他们离开人世，能不能留住他们的根，让年轻人也讲西施传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是一个文化资源怎样开发再利用的问题，诸暨下了很多工夫，西施故里旅游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持续发展的状况可以跟踪研究。

[贰]西施传说的文学价值和专家评价

爱情和死亡，历来是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自东汉《吴越春秋》记载：“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令国相范蠡进献吴王”之后，人们便将西施与范蠡联系在一起。或因之前的《越绝书·逸篇》提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将西施与范蠡的关系提升了一步。待唐代诗人杜牧写下了“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后，西施随范蠡泛五湖的说法更是风行天下。杜牧所处的年代为唐代晚期，在他以前的诗人多以吟咏西施之美、西施的功绩、西施与吴王的宫廷生活为主，或为西施最后被沉被杀而发感慨之词，或因西施“以色惑君”以致亡国而加以诋毁，内容广泛，意趣多样，而西施于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忍辱负重、为国献身的精神，则多为人们所颂扬。

唐代有鱼玄机的《浣纱庙》：

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去相和。



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

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

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

宋代有郑獬的《西施》：

千重越甲夜成围，宴罢君王醉不知。

若论破吴第一功，黄金只合铸西施。

元代有黄滔的《步浣溪沙》：

画船不载美人还，冷月无声浣水潺。

底子黄金酬范蠡，蹴吴全在凤头弯。

明代有陈洪绶的《浣纱溪》：

绪柳春堤不可攀，独将一缕弄潺溪。

心疼未释君王恨，犖蹇犹疑霸业艰。

去国一身轻似叶，成功三载重于山。

归来只向太湖水，缥缈沧蒙月一弯。

清初有吴伟业的《西子》：

霸越亡吴计已成，论功也合赏倾城。

西施亦有弓藏惧，不独鸱夷变姓名。

西施的献身精神和爱国情操不仅得到历代诗人赞扬，而且得到明清两代帝王的尊重。如明太祖朱元璋曾写下“天生两奇绝，越地多群山。万古垂青史，西施世美颜”这样的诗句。清乾隆皇帝也在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苏堤春晓》一诗中写下了“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擅此湖”二句，将西子美名与苏东坡美政联在一起，实际上也是对西施的一种颂扬。

在历代以西施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杜牧写下那两句诗后，诗词、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中便出现了西施与范蠡同泛五湖的爱情情节。这一情节，首先出现在比杜牧晚生几年的陆龟蒙《西施》一诗里：“苎萝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苏台上春。一笑不能忘敌国，五湖何处有功臣。”这诗中“五湖何处有功臣”一句，显然是指功臣范蠡。作者有意将西施的“一笑”与泛五湖的范蠡联系起来，用心十分明显。

至宋代，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西施随范蠡游五湖以至隐居的诗词出现得更多了。这除了受杜牧的影响外，可能还受到据传为唐陆广微所撰、北宋人补录的《吴地记》的影响，该书记述了范蠡献西施，“西施于



范蠡（清任渭长作）

述了范蠡献西施，“西施于



路与范蠡潜通”的荒唐事。这虽然连当时人也认为不可信，但也可以看出从范蠡选西施、送西施，到“一舸逐鸱夷”、双双泛五湖的故事结构已经成形。因此，在宋代文学家笔下就有了西施与范蠡泛五湖的美丽篇章，最著名的是苏东坡《水龙吟》下阕中的描述：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仍携西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其次是秦观《望海潮·越州怀古》上阕中的描述“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和辛弃疾《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下阕中的描述“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

可以说，在唐宋诗词名家的推动下，西施与范蠡爱情故事的载体——五湖泛舟，成了元明清三朝各种文学形式创作西施题材的重要情节。首先将西施的美丽形象推上舞台的当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他的杂剧《姑苏台范蠡献西施》虽已失传，但对后来以西施与范蠡为主要人物的戏剧创作影响极大。最成功的作品自然是明清以来戏剧界一致公认的梁辰鱼的《浣纱记》。从作者定下的剧名看，这是一出以西施身世为主轴、以吴越争战为背景的历史戏，但西施与范蠡的爱情线索仍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浣纱记》的出现，不仅给昆曲的发展开了个好头，而且为其后有关西施戏剧、曲艺、小说、歌舞等的创作起到了范本的作用。《浣纱记》吸收历代西施传说的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明】梁辰鱼《浣纱记》		《浣纱记》折目	
第十五出	越吟	第二十一出	定计
第十六出	问疾	第二十二出	闻文
第十七出	筑室	第二十三出	祀忠
第十八出	得新	第二十四出	避仇
第十九出	被刑	第二十五出	闻鼓
第二十出	逃狱	第二十六出	寄子
第二十一出	盟誓	第二十七出	别施
第二十二出	湖庙	第二十八出	延生
第二十三出	避兵	第二十九出	杀朝
第二十四出	避兵	第三十出	乘道
第二十五出	避兵	第三十一出	定计
第二十六出	寄子	第三十二出	闻文
第二十七出	别施	第三十三出	祀忠
第二十八出	延生	第三十四出	避仇
第二十九出	杀朝	第三十五出	闻鼓
第三十出	乘道	第三十六出	飞舟
第三十一出	定计	第三十七出	闻鼓
第三十二出	闻文	第三十八出	盟誓
第三十三出	祀忠	第三十九出	行旅
第三十四出	避仇	第四十出	不允
第三十五出	闻鼓	第四十一出	延生
第三十六出	飞舟	第四十二出	闻文
第三十七出	闻鼓	第四十三出	别施
第三十八出	盟誓	第四十四出	定计
第三十九出	行旅	第四十五出	延生
第四十出	不允		
第四十一出	延生		
第四十二出	闻文		
第四十三出	别施		
第四十四出	定计		
第四十五出	延生		

明梁辰鱼《浣纱记》目录

精华，凭借中国戏曲写人叙事的高超手法，终成传世名著。

对于《浣纱记》的成就，明清以来，赞誉不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戏曲志》特约编审吴书荫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林对《浣纱记》的评价十分中肯，现节选如下：

《浣纱记》比较成功地塑造

了范蠡和西施的形象，他们为了国

家的利益，可以牺牲暂时的幸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存亡紧密连在一起。范蠡和西施在苎萝村浣纱溪边定情，希望“百岁图欢庆”，一旦国土沦亡，范蠡报复仇国心切，“为天下者不顾家”，暂时不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作者笔下的西施更为动人，她不仅聪明美丽、勤劳俭朴，而且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她钟情范蠡，一别三载，坚定不移。在《迎施》这一出，当范蠡说明原因被执于吴而未能实践婚约时，西施说：“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但听说让她入吴，悬望已久的西施一时想不通，断然拒绝。范蠡向她晓以大义说：“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



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婚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做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西施的心里开始活动，可是还未立即表态，范蠡又进一步动员：“江东百姓全赖卿卿。”这时她才“勉强应承”。《思忆》这一出细腻地描写西施入吴以后的内心活动，岁月淹留，归期未卜，因而经常抚摩半缕溪纱，思念父母，眷恋范蠡，缅怀故国，一往情深。作者通过国难和爱情的冲突来刻画她的复杂心情和思想境界，从而使这个形象比较鲜明饱满，真实可信。

在这篇评论里，作者还特意提到有关西施的传说：

《浣纱记》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作者本是吴国的后裔，又经常往来于吴越之间，对这一带的山川、历史以及传说自然了如指掌。他把吴越争斗的历史和有关西施的传说巧妙地组织在一起，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吴越之所以兴衰成败的原因。

通过这篇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梁辰鱼的《浣纱记》是在演绎吴越争战的历史和汲取有关西施传说的诸多内容后编撰而成的，而后，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据《浣纱记》改编移植的戏剧本（特别是戏曲本）大量出现。是《浣纱记》推动了西施传说的普及深入，同时，西施传说又不断丰富了以《浣纱记》为蓝本的西施范蠡戏。

在唐宋诗词和《浣纱记》的影响下，以西施为题材的小说、曲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艺、美术、影视作品大量涌现，特别是戏剧作品更是繁花似锦。现列表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剧目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施题材主要剧目

剧种	剧名	编剧	饰西施者	首演时间及演出院团
昆剧	吴越春秋	金紫光等	李淑君	1961年北方昆剧院
昆剧	浣纱记	集体移植	郭静蓉	1964年湖南昆剧团
婺剧	西施泪	双戈等	郑兰香	1979年浙江婺剧团
昆剧	西施	移植	张继青	1980年江苏昆剧团
高甲戏	西施	移植	陈娟娟	1986年福建泉州高甲剧团
越剧	西施归越	罗怀臻	单仰萍	1989年上海越剧院
越剧	西施断纜	阮逊等	周柳萍	1996年浙江诸暨越剧团
京剧	西施归越	罗怀臻	李洁	1996年江苏京剧院
河北梆子	浣纱女	王新生	王洪玲	2002年河北梆子剧院
芗剧	西施与伍员	方朝晖	杨月霞	2003年福建漳州芗剧团
豫剧	浣纱记	姚金成	陈新琴	2005年河南豫剧院
黄梅戏	西施	刘云程	韩再芬	2005年安徽安庆黄梅剧团
锡剧	浣纱谣	姚金成	沈惠兰	2006年江苏武进锡剧团

1993年夏，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本作家石川清光先生的长篇小说《西施春秋》中译本在西施故里举行了首发式。尽管他对西施的认识有所偏颇，但此例也可说明西施传说对国际文学界的影响。

[叁]西施传说的美学价值和专家评价

关于西施和西施传说的美学价值，陈桥驿教授有过一段生动的話：

西施作为一个典范，其特质可以用两字来概括，一个是



诸暨市越剧团演出的新编越剧《西施断纜》剧照（郭少华摄）

“美”，一个是“爱”。西施的美是种抽象的美，是种恰到好处的美。古代有很多词用来形容美女，但不管是“花容月貌”还是“闭月羞花”，都不足以准确地描绘出西施的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改成“欲把西湖比西子，不妆不抹总相宜”也不为过。

西施的爱则体现在爱乡、爱国和爱族三个方面。她是女子，但她做到了以身许乡，以身许国，以身许族，不计代价地爱。

我认为，对诸暨人来说，目前比申遗更为重要的是要抓住西施身上的这两块品牌，一块是“美”，一块是“爱”。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西施女诉心病（明代版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华美学大词典》主编、著名美学家林同华教授认为：“美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施美也是西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施的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大量记录在诸子言论、历代诗词和小说戏曲中，更被民间不断口耳相传，如前面提及的《西施浣纱》、《白鱼潭》等传说，通过西施乡亲们的赞美和“沉鱼”的反衬，显示出西施的本色美，这种生活

在青山绿水间的乡村少女朴实无华的自然美，也正是古典诗词中描绘的西施美的主要特征之一。

古典诗词中描绘西施之美最杰出的诗人当数“诗仙”李白。他的“西施越溪女，明艳光云海”，“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等句，每个字都闪耀着对西施自然美的赞叹。李白别出心裁，用“荷花羞玉颜”一句将西施之美推至极致。李白对西施自然美的赞许，出于他别具一格的美学观点。林同华在介绍李白美学思想时说：



其诗歌风格，追求一种清水芙蓉的自然美。其美学思想，继承初唐陈子昂诗坛革新的复古创新精神，提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的美学命题，强调返璞归真的清新美学风格，反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模仿雕琢的诗风，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要求以“清真”为最高审美范畴，作为诗歌、绘画、书法、舞蹈、音乐等的审美标准。

李白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标准，也完全体现在他的有关西施的诗里了。

苏东坡也极为推崇西施的自然美。他的审美观念既强调自然美，又注重主客体的一致，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瑰丽者也”。主张自然真朴，反对“怪奇瑰丽”，是他的文学作品得以传诵千载而使人仍感到亲切的根本原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晴方好”，“雨亦奇”，是山水的自然之美，自然之奇，而不是“怪奇”。苏东坡为西湖山水的清丽秀美与西施的清丽秀美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西施之美，蕴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自然美是起主导作用的。由于有“东施效颦”之典，微蹙双眉也成了一种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的视角，将失去双亲、心有微愁的林黛玉取字为颦颥就是明显一例。又通过林黛玉所作的《西施》诗中“一代倾城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两句，有意将林黛玉远离“儿家”、寄人篱下的身世与“吴宫空自忆儿家”的西施相比拟。十分明显，在曹雪芹看来，林黛玉“眉尖若蹙”之美，就是西施被人“效颦”之美。

在世代老百姓看来，西施就是明眸皓齿、脸如荷花、聪慧健美的乡村姑娘，所以才有将自己的女儿唤作“西施囡”、“小西施”的，才有“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的谚语流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自古以来看重西施之美，倒不单在她的容貌美这一点上，更多的是尊崇她的心灵美，即国难当头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三江口水灯节》中所讲述的两岸百姓举灯送西施的盛况，就是古越百姓对西施心灵美的颂扬。因为黑夜行船，隔岸相望，并不见西施之容貌美，而只能体会到西施为国献身的心灵美。诸暨世代百姓尊西施为“荷花神女”，也包含着既赞赏她有“出水芙蓉”的容颜美，又敬仰她“出污泥而不染”的心灵美。

由于西施具有容颜美、姿态美、心灵美这三位一体的完善之美，所以她也成了中华文化中美的化身，人们往往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冠以她的名姓，如西子湖、西施山、西施妆台、西施画眉桥、西施藕、西施贝等，不胜枚举。古今皆有名士将自己的未婚妻或新娘喻为“西施”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唐诗人李商隐《寄成都高苗二从事》中“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句。“西施”一名其实是个双关语，既指美味的西施鱼，也指他的未婚妻王氏。又



将当年的范蠡唤作“越客”，何以见得？因为在李商隐与王氏成婚之后，他兴奋地写下了《和孙朴韦蟾孔雀咏》一诗，内有“西施因网得，秦客被花迷”之句，再一次将妻子比作西施，并将孙、韦二友人唤作“秦客”。

无独有偶，上世纪20年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新婚期间写了《春闺》二首。在第二首中有“锦样文章怀宋玉，梦中鸾凤恼西施”之句，取王安石《夜直》诗“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句意，将宜喜宜嗔、美丽端庄的新娘比作西施。

1943年秋，郁达夫为躲避日寇宪兵队的跟踪，在印尼苏门答腊与当地一位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当夜写了《无题》四首，内有“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海洗恩仇”句。这两句诗中，作者不但将新娘比作西施，而且更向往通向复国之路，借五湖之水，洗清恩仇，西施之美与复国之情高度地结合在一起了。

从“西施之沉，其美也”，到李白的“秀色掩今古”，梁辰鱼的“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郁达夫的“何日西施随范蠡”，再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成了真、善、美的象征。这种美渗透在中国乃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大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洪年有过一番评价：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西施的美是一种抽象美。西施的美在每一个人的想象当中，是美的极致。我觉得不一定要到处都有西施的雕塑，如果满大街都是西施的雕塑，结果是适得其反。要珍惜西施这个品牌，要搞出文化精品来。

要讲西施文化，首先要讲西施的形象、西施的精神。西施勇挑重担、忧国忧民的举动，是正义之举，值得高度评价。西施形象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等世代累积的集体创作，加入了叙说记录者自己的爱好、情趣。民族精神是一种无形的资本，亟须代代相传。

近年，有不少地方“抢”名人故里，我认为，在对待文化资源上，我们应该持有一种大的胸襟，大的视野，有一种大的气度，走出去，请进来，把所有关注西施文化的人都请过来，然后联手来继承、研究和发展西施文化。

在西施传说中所反映出来的西施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相统一的审美观，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徐明安也有评论。他说：

西施传说的当代意义，首先是审美观。在西施文化形成和铸造过程中，对西施的审美观也在发生变化，到最后形成的西施文化的审美观是形式美、内心美的统一，是当代中国审美观的核心内容。其次是爱家、爱国、爱人，牺牲小我关注社会、关注大我的思想，在某些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价值观的现代生活中



西施传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施传说，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西施传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勇气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西施传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很强的针对意义。最后，在西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妇女观发生变化，西施这样具有人性美、人情美、人品美的女人应该得到尊重，承认她们的价值。西施之美，美得不可言喻，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西施传说的美学价值将与世长存。

[肆]西施传说的人文价值和专家评价

西施传说的人文价值，首先表现在西施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的美丽和爱国思想方面。西施的人物形象、牺牲精神、爱乡爱国爱族的思想品格，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人曲解甚至诋毁过，但终于在梁辰鱼《浣纱记》的巨大影响下得到公认，这种公认可见于上世纪初梅兰芳主演的《西施》一剧。

其实，在与西施同时代的墨翟已经将西施引为壮烈的美女了。《墨子·亲士》篇中提到“西施之沉，其美也”的同时，还将西施与其他三位具真名实姓的爱国志士比干、孟贲、吴起并列在一起。西施如果没有壮烈的爱国行为，是不可能被注重历史真实、主张“兼爱”、“尚贤”的墨翟和他的弟子用作实例的。对此，有研究者曾作过一段评述：

代表墨家学派“亲士”思想观点的《墨子·亲士》篇中，明白无误地记述着这样一段话：“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彼人者，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寡不死之所长。故曰：太盛难守。”《墨子》一书，尽管含有墨子弟子记述的成分，但史学界多以为它所记述的史事是可靠的。这篇这里所列举的比干之殪，孟贲之杀，吴起之裂，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比干因抗争直谏而被剖心，孟贲因刚毅勇猛而遭杀戮，吴起因举事变法而受车裂，三人的死法和死因都十分清楚。“西施之沉，其美也”一语也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她的死法和死因。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论述有名位的“彼人者”，都具有“不死之所长”，却偏偏都惨死了，故曰“太盛难守”。西施所具有的“不死之所长”是她的美貌，但也因美貌而惨死了。再则，这段话的行文方法，如同现在作文时举例说明一样，是容不得半点虚设的。

继墨翟之后，将西施引为爱国美人的，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了。他在后期作品《九章·惜往日》一节中写下了“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这两行意味深长的诗句。史学家郭沫若对这两句诗的译释是：“纵有西施般的美丽，谗佞者也把她挤掉。”屈原虽是宣泄遭楚国宫廷小人排挤的愤懑，但他以西施作比，已经超越了将西施作为绝代美人的单一含义，而是将西施的才学、品格也作比在内。试想，如果不是一个美且爱国的人，你拿她作比，不是适得其反？是否可以说，屈原同墨子一样，他们是颂扬西施爱国精神的始作俑者。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文艺界的爱国人士也曾借西施的爱国形象与吴越史事编成了多部含有抗日救国思想的戏剧、小说。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创作了大型话剧《卧薪尝胆》，揭示共赴国难、誓报国仇的抗战主题，剧中郑旦一角就是一个甘于为国献身的形象。1935年在上海上演的舞剧《西施》中的西施也是一个“能报国”的美人形象。而后由樊迪民编剧、姚水娟主演的《西施》也含有这层意义。近年推出的《西施泪》、《西施断缆》等，西施更成为爱乡、爱国、爱族，具有特殊人文价值的鲜明形象，这种形象也被推崇为“拯救型形象”。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董晓萍有过一番深刻的论述：

西施的价值在地方价值上得到体现。西施传说非常特殊，传说和地方现实生活的关系一直是传说传播当中的基本问题，西施传说与社会现实问题、历史基础问题以及自然环境三方面都有关联，造成了她比其他三个美人传说更突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西施是一种可以向国家、向社会提供贡献的形象，是一个能够和当地人民同甘共苦的形象，是一种拯救型的形象、重集体轻个人的形象。

书写的历史可以修改，但口头传说的历史不能修改，因为老百姓世代都在听，而且不断在传说的传承上附加现实生活的价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值。西施传说个人与地方的联系非常丰富，西施形象能够消融在地方自然环境之中。

开发传说比较容易忽略美的开发，但西施传说把审美放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中，就很有意思。西施传说是可以二次开发的资源，第一层可放到教育中，放到历史资源中。二次开发首先是认同这个地方，认同西施的乡土教育。传说美、西施美、诸暨美都属于第二次开发，这个工作做得好可以创造传说产品本身以外的诸多效益。

西施传说中另一个具有特殊人文价值的形象便是范蠡了。在西施传说中，范蠡是个为了国家生存而舍得割爱又至爱西施的有情之人。范蠡是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名人，有人曾归纳他有七大作为：敢于直谏，不计前嫌；受辱负重，赴汤蹈火；急流勇退，不贪封禄；造城筑堡，固国强兵；重人重物，倡导养殖；经商有道，崇尚商德；以法治国，法度严明。范蠡因其历史功绩还被人誉为“一代名相”、“千秋商祖”。自唐杜牧写下“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诗句及明梁辰鱼《浣纱记》中泛五湖的描述定调后，民间出现了大量西施随范蠡隐居某地的传说。这些传说中，范蠡不仅是一个细心呵护西施的有情人，而且是一个处处为当地百姓谋利造福的大善人、大能人。中国老百姓有一种善良的意愿，即希望好人得好报。西施、范蠡一同归隐的结局，就是这种意愿的反映。



范蠡的扶危救困、辅国保节精神与西施的爱国精神是相辅相成的，难怪今日诸暨浣江畔立有范蠡铜像，绍兴古越王台留有“越大夫范蠡像”石刻，陶都宜兴塑有“范蠡与西施”彩像，这就是西施传说人文价值的见证。

在西施传说中涉及的其他历史人物，如勾践、夫差、文种、伍子胥等，民间口头文学家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褒贬，但大体上都是符合这些历史人物的实情的，对后人来说，可起到借鉴的作用。特别是对伍子胥这个对吴国赤胆忠心的倔强老头，西施传说中“隐褒于贬”，如在诸暨流传的《三江口水灯节》的异文中，伍子胥死后化为“潮神”，仍是一个忠勇的形象。又如流传于苏州一带的《乌龟望太湖》中，伍子胥也是一个时刻提醒夫差要居安思危、提防勾践的忠臣的形象。

综上所述，西施传说的重要价值是多方面的，这种价值来源于西施的美和长期积淀下来的西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内涵，同时，也是民间文化和文人文化长期互相交融的结果。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王安葵有过全面的评论：

西施文化有一个大特点，就是民间文化和文人文化互相交融，而且在这种交融中，不断向前推进，向前发展，使它得到延续。在民间文化流传和文人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施的评价

西施传说是整个西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但其研究价值极为明显。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丰富了，地域扩展了，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古迹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关于女性容貌美、姿态美、心灵美的共识，令西施成为中华文化中美和忠贞的化身。

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公正的价值判断，一种优秀的价值观，所以西施文化应该成为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传承，不仅因为是口头文学，而且在传承中有文人的肯定和赞美，提高了它的价值所在，增加了它的生命力。从梁辰鱼首创用昆腔演唱的传奇剧《浣纱记》起，可以说，从最早的昆曲剧本至现在，这种戏曲延续和传承为西施文化传承的有力途径，使其得到了更好发展。所以说，在保护西施文化时还应该采取多渠道、多方式的保护，民间口头文学、诗歌，包括戏曲等形式都在内，这样，西施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跟今天的观众相结合，为今后的文化创新、和谐文化的目标服务。

西施传说的重要价值尚有文化资源、经济开发价值等，但都可包括在前述四大价值之内。